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六)

著 俄 國
譯 丹 李 子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六)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二集 珂瑞忒

第一卷 滑鐵盧

一 來自尼維勒途中所遇

去歲（一八六一年），在五月的一天晴朗的晨光裏，一個過客——述這篇故事的那個過客——到了尼維勒（Nivelle）之後，又向拉羽泊（La Hulpe）前進。他徒步着，在兩行樹木的中間，循着山崗上面的一條寬的石道走去，山崗連綿不絕，那條道路便如巨浪般地起伏。他已經走過了里洛（Lillois）和伊絲克林（Bois-Seigneur-Isaac）。在西方，他看得見班臘勒（Brain-1'Allend）的那座青石造成，形如覆盂的鐘樓。他剛剛把一處高地上的樹林落在背後了，在一條小徑轉角處，

有一根蟲蛀了的木柱，上面寫着：『舊厘金卡第四號。』木柱旁邊，有一家酒館，牆門上面的一塊招牌上寫着：『四風館。愛俠坡 (Echabeau) 憩友咖啡。』

比這個酒館更遠一里而的八分之一的地方，他到了一個小山谷的盡頭，在那裏有一條清水從路底的圓管中流過。稀疏而翠綠的樹叢佈滿了路旁的山谷，在路的另外一邊，樹叢也零亂有致地向着班拉勒散去。

在路的右邊，有一個客棧，門前停着一輛四輪貨車，一大捆扶植酵母花的木挺，一柄犁，在一條青樹編成的籬傍，有一堆乾荊棘，一個方洞裏面，有騰烟的石灰，一個草牆棚子的牆邊有一架棍梯。一個年輕的姑娘在田裏割草，一張大的黃色告白，也許是甚麼遊戲會裏遊行演劇的廣告，在田邊迎風飄舞着。在那個客棧的角上，一隊鴨子在淺沼裏航行，淺沼旁邊，便有一條修砌不良的小徑，伸入荊棘叢中。那個過客向那裏面走去。

約走了一百步，經過一片磚塊交錯而頂尖的第十五世紀的牆頭，他到了一扇大石圈門的前面，門楣是一條直的石塊，門旁有兩個平面的圓形雕飾物屬於那種莊嚴的路易十四式。門的上頭，

便是房屋的正面，形狀森嚴，和正面垂直的一堵側牆幾乎和門相接，並且和門交成一只挺硬的直角。門前的草地上，倒着三把鋤頭，五月間的野花全在鋤齒中伸出枝葉。那扇門是關上了的。牠那雙合門上面的粉刷已經脫落，裝在上面的一只舊鐵鏈也銹了。

日光是和煦可愛的；樹枝有五月間那種柔和的顫動，彷彿來自枝上的鳥巢，而不像出於風力。一只可愛的小鳥，也許是懷春吧，在一株大樹的中間亢聲啼唱。

那個過客彎着腰，細察那扇門的左門腳，門腳的石塊上有一個頗大的圓渦，好像是一個圓球體的座托。正在這個時候，那兩扇門開了，一個鄉下姑娘從裏面走出來。

她望着那個過客，看見他正看的東西，便向他說道：

——這是一顆法國炮彈打的。

隨後他又接着說：

——在那上面，門上，一顆釘的旁邊，您看見的是一個大銃打的窟窿。那個銃沒有把木板打穿。——這個地方叫甚麼？那個過客問道。

——烏戈蒙 (Hougomont)，那個鄉下姑娘說。

那個過客抬起頭來。他走了幾步，望着籬笆的上面。他從樹縫裏，看見在地天相接的地方有一個小山，小山的上面有一件東西，遠遠望去，好像一只獅子。

他原來到了滑鐵盧戰場。

二 烏戈蒙

烏戈蒙是一個鬼哭神號的地方，最初的障礙，名字叫做拿破崙破崙的那個歐洲大樵夫在滑鐵盧撞着的初次阻力；痛劈之下，遇着盤根錯節的第一聲。

牠從前是一個古堡，現在祇是一個田舍翁的住宅了。烏戈蒙對於考古者作虞戈蒙。這所廣宅是貴人索墨雷 (de Somerel) 虞戈起造的，這虞戈便是錫賜了維賴 (Villers) 修道院的王家第六司祭職的那一個。

那個過客推開門，走過停在門洞裏的一輛舊馬車，到了庭院裏。

在那個院落裏，第一使那個過客注目的便是一扇第十六世紀的門。門形是穹窿式，門傍的一

切全坍塌了。宏壯的氣象常從遺蹟裏生出來。在穹窿形的附近，另外一扇門開在一堵牆裏，門上有亨利四氏（註一）時代的拱心石，從門洞裏我們可以看見門後果園中的樹木。在那扇門的傍邊，有一個肥料池，幾把尖鋤幾把鐵鏟，幾輛小車，一口有石板和鐵轆轤的古井，一只跳着的小馬，一只開屏的火雞，一所有小鐘樓的禮拜堂，一株桃樹依着禮拜堂的牆壁開花。這便是拿破崙徒然夢想過要攻破的那個院子的情形。這一隅之地，假使他攻破了，也許全世界是屬於他的。一羣母雞把地上的灰塵啄得四散。他聽見一陣聒聒的聲音，一頭大狗正露出牙齒，作英國人的代表。

當時英國人在這地方是值得欽佩的。柯克（Cooke）的四連禁衛軍，在一軍兵隊猛攻之下，支持了七個鐘頭。

烏戈蒙，在地圖上面看來，房屋和四週的曠地算在一起，好像是一個不規則的，失了一只角的長方形。南門便在這只角上，一道圍牆正對着牠，作牠最近的屏障。烏戈蒙有兩個門：南門，古堡的門，和北門，莊屋的門。拿破崙派了他的弟弟惹洛（Gerôme）去攻烏戈蒙；吉爾明（Guilleminot），佛亞（Foy）和巴許留（Bachelin）各師的兵全向那裏攻撲，海伊（Reille）的全軍幾乎都用在那

上面了，也歸失敗。寇內孟（Kellermann）的炮彈也向着那堵金城射盡了。博丹（Bauduin）的旅部攻烏戈蒙的北方，索亞（Soye）的旅部由南方進擊，終不能奪過來。

莊屋的房子全在那個院子的南邊。被法國兵打破的一塊北門掛在牆上懸着。這是釘在兩條橫木上面的四塊木板，攻擊的傷痕還看得出。

那扇北門，曾經被法國人攻破過，有一部既已懸在莊屋的牆上，後來便另外補了一塊；這扇門在院子的底裏半開着；牠是四方地嵌在牆壁裏的，可以把院子的北面閉塞。這是一扇在每個鄉下人家裏都有的那種簡單的，讓車子出進的門，兩扇門板都是粗木板做成的；門外面便是草原。當時兩軍爭這個關口非常猛烈。各種殷紅的血手印留在門板上許多時候。博丹便是在這個地方死的。酣戰的風濤還存在這庭院裏；當時的恐怖也有痕迹可尋，伏尸喋血的情形依然存在；存敗興亡，不過是一朝一夕的事；到今日牆壁石落，壁隙哀鳴，洞穴便是傷口，垂頭戰慄的樹木好像力圖逃避。

這個院落，在一八一五年，比較今日完整些。許多建築在當時拆毀了，祇留下一些尖突，四方的

形狀。

英國人在那裏設過防線，法國人已經攻進過，但是沒有能力保守。那個禮拜堂，原是古堡的一翼，烏戈蒙廣廈所僅存的殘蹟，雖然仍舊屹立，已經頹毀，我們可以說已經空無所有了。古堡做營壘，禮拜堂做寨。設備完畢了。四面受着火器攻襲——牆後面，閣頂上，地窖底裏，每個窗子邊上，每個通風洞裏，每塊石頭的縫裏——的法國人搬着一束一束的乾柴去燒牆壁和人；以火攻去報答鎗炮。在毀了的那一邊，從鐵窗的縫裏，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磚牆坍塌了的房間；當時英軍在這些房間裏埋伏過；那一條從底到頂都損壞了的螺旋式樓梯好像一個碎裂了的海螺的內形。那個樓梯分兩層，英軍在樓梯上受了攻擊，便聚在上層，把下層拆毀了。這些都是大塊的青石板，在蕁麻叢裏堆得和小山一般高。還有十來級粘在牆上，在第一級上面擱了一個三齒叉的印子。這些不可攀的石級仍舊堅固地嵌在牆壁裏。其餘就好像是一塊沒有牙齒的顎骨。在那裏有兩株古樹；一株死了一株在腳上受了傷，到四月還發青葉。從一八一五以來，牠便穿過樓梯生長。

在那個禮拜堂裏也有過一番屠殺。悄靜無聲的內部是奇怪的。自從那次流血以後，便沒有人

在那裏做彌撒了。但是神座仍舊存在，一個背靠着粗石塊的粗木神座，四堵用石灰水刷過的牆，一扇對着神座的門，兩扇圓頂小窗，門上一只大的木質十字架，十字架的上首有一只方的，被一束乾草塞住了的通風眼，在一個壁角的地上有一只舊的玻璃窗框子，打得粉碎，這便是那個禮拜堂的情形。在神座的旁邊，釘了一個第十五世紀的聖女安納（*Sainte-Anne*）的木像；神童耶穌的頭被一顆銃子飛去了。法國人曾經在這禮拜堂裏做過一刻鐘的主人翁，隨即被人擊退，便放火把房屋燒了。這所破屋曾經治爐般地充滿過火焰；門燒着過；地板燒着過；基督的木身卻不曾着火。火會灼過他的腳尖，焦黑的地方還可以看出，隨後失勢就停了。顯靈，那地方的人說，神童耶穌失去了頭級，便沒有基督的這樣好福氣。

牆上都是遊人的字跡。在那個基督的腳傍，有這個名字：安吉內（*Hengüinez*）。此外還有旁的名字：

Conde de Rio Maior Marques y Marquesa de Almagro (Habana) (#11)

一些法國名字的尾上都有人加上了驚訝記號，這是怒恨的表示。在一八四九內，那堵牆又重

新粉白了，因為各國的人在上面互相辱罵。

一個手裏捏着板斧的屍首就是在這個禮拜堂裏尋着的。那便是勒格羅 (Legros) 少尉的遺骸。

從禮拜堂裏出來，朝左，我們可以看見一口井。在那個院子裏有兩口井。我們問：為甚麼這一口已經沒有吊桶和滑車了呢？因為已經沒有人到那裏面去汲水了。為甚麼沒有人到那裏面去汲水了呢？因為那裏面填滿了枯骨。

在這口井裏汲過水的最後一個人叫威廉馮吉耳遜 (Guillaume Van Kyslem)。他是當時住在烏戈蒙做園丁的一個鄉民。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眷逃走了，去躲在樹林裏。這些不幸的流離失所的人民在維賴修道院左近的樹林裏棲息了幾天幾夜。今日還有一些使人可以想見當日情形的痕迹，譬如燒焦了的古樹身，便是那些可憐的露宿者戰戰兢兢地在深林中避難的地點。

威廉馮吉耳遜住在烏戈蒙「看守古堡」，卻蜷伏在一個地窖裏。英國人找着他，把他從藏

身之所拖出來；那些戰士們把刀背砍着他，強迫這個魂飛天外的人來服侍。他們口渴；這個威廉便送了他們一些飲料。他的水便是在那口井裏汲起的。許多人都在那地方喝了他們最後的一口水。那口許多死人喝過的井，牠自己也應當死了。

戰爭之後，大家忙着掩埋屍首。死神有一種特殊的阻擾勝利的方法，並且在凱旋的時候，繼以厲疫之災。骨髓炎是武功的一種附屬物。那個井頗深，便成了一塚墳墓。有人丟進了三百具屍首。也許丟得大急促了吧。他們果真全是死了的嗎？據人傳說，頗不盡然。彷彿在填塞的翌日，還有人聽見微弱的聲音從井底傳出來。

那口井是在院子中間，不和旁的東西連接。三堵半磚半石，摺得和屏風的葉片一樣，好像一個小的方塔的牆三面圍着牠。第四面是敞開的。那就是汲水的地方。後面的那堵牆上有一只怪形的牛眼洞，也許是一個炸彈的窟窿，這個小塔本有一層天花板，現在祇剩着木架了。右邊支牆的鐵作十字形。我們往下望去，祇見一只黑黢黢的磚砌的圓洞，深到看不見底。井四週的牆腳都埋在蕁麻堆裏。

那口井的前部，不像比國其他一切的井，沒有那塊大的青石圍欄。一根橫木，上面靠着五六枝奇形怪狀，多節，僵硬，和粗骨相似的木條，這便是代替那塊青石的東西，牠已經沒有水桶，鐵鍊和滑車了；但是那只容餘水的石槽還存在。雨水聚在裏面，時常鄰近樹林中一只小鳥飛來啄飲，繼又振翼飛去。

這一堆廢墟裏的一所房子，莊屋，仍舊有人住着。那所房子的門正對着院子。在一塊精緻的哥第克式的鎖傍邊，有一個斜伸着的三葉形的鐵鈕。當日漢洛福爾（Hanovre）的維爾大（Wilda）少佐正去拿那個門鈕，想躲到莊屋裏去，一個法國的敢死隊一斧把他的手砍了下來。

住在那房子裏的人家的祖父叫馮吉耳遜，他是一個園丁，死去多年了。一個灰白頭髮的婦人向您說：——當時我在這裏。我才三歲。我的姐姐嚇得哭。他們便把我們帶到樹林裏去了。我躲在母親的懷裏。大家都把耳朵貼在地上聽。我呢，我學大炮的聲音，喊道：『礮礮。』

院子左邊的一扇門，我們已經說過，對着果園。果園的情形慘極了。

牠分三部分，我們幾乎可以說三幕。第一部是花園，第二部是果園，第三部是樹林。這三部分有一道總圍牆，在入口這一邊有古堡和莊屋的房子，左邊一道籬，右邊一堵牆，後面也是一堵牆。右邊的牆是磚砌的，後面的牆是石砌的。我們先走進花園。花園比房子低，種着一些覆盆子，生滿了野草，在盡頭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堅石平台，欄杆的石柱全作葫蘆形。這是一個貴人的花園，牠的式樣是法國最早的式樣，比雷樂特（註三）式還早；到今日，已經是「禾黍離離」了。方柱的頂上都有渾圓體，好像石球。仍舊有四十三根石欄杆立在牠們的方礎上，其餘的都倒在草裏了。幾乎每根上面都有鎗彈的傷痕。一條折斷了的石欄杆豎在平台的前頭，好像一條斷腿。

這花園的地比果園低些，第一輕便軍裏的六個兵士攻進了這花園，陷在裏面，好像熊羆落在陷阱裏，走不出去，祇得和兩隊漢洛福爾兵搏戰。他們兩隊中的一隊還有火鎗。那些漢洛福爾兵躲在石欄杆的背後，向下射擊。這一般輕便兵從低處回射，六個人對付兩百，奮不顧身，所有的屏障祇是草叢，費了一刻鐘功夫，六個人同歸於盡。

我們向上走幾步，便從花園走到真正的果園裏了。在那幾方丈的地方裏面，一千五百人，不到

一個鐘頭，全死了。那堵牆到現在還有預備重行作戰的神氣。英國兵在牆上挖了的那三十八個高低不一的鎗孔仍舊在那裏。在第十六個鎗孔的前面，有兩塚花岡石的英國墳。祇有南面的牆上有鎗孔；總攻擊是從那一方來的。那堵牆的外面有一道高的青藤籬遮着牠；法國兵來了，以為祇有一道籬笆，便爬過去，忽然發現了這堵設有埋伏，阻止他們前進的牆。英國的禁衛軍躲在牆後，三十八個鎗孔裏一齊開火；一陣鎗彈暴雨似地掃來。索亞的一旅人在那裏覆沒了。滑鐵盧戰爭便是這樣開始的。

然而那個果園終被奪來了。法國兵沒有梯子，便用手指甲朝上爬。兩軍在樹下面肉搏。草上全染滿了血。納案（註四）的一營兵，七百人，在那裏被殲滅了。派去攻牆的兩隊寇內孟的炮兵在牆外受了開花彈的傷害。

這個果園和其他的果園一樣易受五月風光的感化。牠有牠的金鈕花和小白菊，野草生得高茂，犁田的馬到那裏去吃草，一些驢衣的毛繩從這株樹身上牽到那一株，使過路的人低下頭去，我們在這荒地裏走，腳常陷到田鼠的洞裏去了。在亂草的中間，我們看見一株連根拔起了的樹身，倒

在地上發綠。參謀卜納克門 (Blackman) 臨死的時候，曾靠在這樹身上面。德國的狄勃納 (Du-plat) 將軍死在鄰近的一株大樹下面，狄勃納將軍原屬法國籍，是在蘭特律廢止的時候遷徙德國的。(註五)恰在傍邊，斜生着一株老病的蘋果樹，上面捆了乾草又糊了粘泥。幾乎所有的蘋果樹全因年歲太老而枯萎了。沒有一枝不曾受過鎗彈和銃火。死樹的骸骨充滿了這果園。烏鴉在那些樹枝上飛着，稍遠一點，有一片生滿了紫羅蘭的樹林。

博丹死了，佛亞受了傷，巨火，伏尸，流血，英、德、法三國人的血奮激狂暴地混成了一條溪流，一口填滿了屍首的井，納索的軍隊和白朗斯維克 (Brunswick) 的軍隊被殲滅了，狄勃納被殺，卜納克門被殺，英國的禁衛軍打到不得整軍歸去，法國海伊統治下的四十營中的二十營也蒙極大的損失，在這一所烏戈蒙廣宅裏，三千人裏有些被刀砍了，有些身首異處，有些被人扼死，有些受人鎗擊，有些受了火燒；凡此種種祇爲了今日的一個鄉下人向遊人說道：「先生，給我三個法郎；假使您歡喜，我把滑鐵盧的事情說給您聽。」

(註一) 亨利四氏生於第十六世紀。